



法庭虽“小”，关乎基层治理“大”局

访长兴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沈佩明

本报记者 徐冬梅 通讯员 俞冲

记者:长兴法院近年来以梯队式培育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作为参与基层治理的主要抓手,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有序化解,助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。选择人民法庭这一突破口,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?

沈佩明:人民法庭面向群众、扎根基层,处在定分止争、服务群众的第一线,选择它就是选择了司法力量最直接、最贴近群众的发力点,也是选择了专业性和大众化最能够相统一的平衡点。

我们曾以真实案件为蓝本,拍摄了微电影《消失的羊》,片中的法官走出法庭,来到田间地头,主动调查案件、指导调解、谈心答疑,最终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。这部微电影获得了“金法槌”一等奖、首届法治中国“三微”作品优秀奖等众多奖项。但我们更想表达的是,这背后反映了工作理念上的深刻变化——人民法庭从单纯的“坐堂办案”向“综合治理”转变。为此,我们以梯队化培育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为主抓

手,深入推进“一庭一品”建设,帮助各法庭因地制宜建立自己的解纷机制、工作品牌,充分发挥法庭在源头预防化解矛盾上的独特优势,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实效。

记者:那么,在工作机制上,长兴法院具体是怎么做的?

沈佩明:建设现代化的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,重要的是“跳出审判看审判”,一体抓好纠纷实质化解、风险协同处置、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。

拧紧“协同共治”一股绳。我们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大格局,加快法庭与综治分中心的融合互促,依托县乡村三级联动、“矛盾纠纷联合巡诊”等工作机制,推动构建“乡镇党委牵头,法庭、派出所、司法所和市场监管、妇联等职能站所参与”的矛盾纠纷化解“大体系”,形成网格预警、村社初调、乡镇联调、法庭终局的闭环模式。

下好“风险防范”一盘棋。我们把防范外溢风险作为法庭参与平安建设的重中之重,敏锐研判案件背后可能的风险,坚持“小纠纷早介入、小隐患早化解”,将法治引

导与心理疏导相结合,坚持全程管控、跟踪回访,从源头上压降“民转刑”风险;同时,切实发挥司法兜底作用,为党委政府化解疑难复杂矛盾、历史遗留问题等提供强有力支撑。

织密“参审评议”一张网。我们构建了参审员评议机制,吸纳村干部、网格员、调解能手等组建参审员名录库,邀请他们参与案件旁听评议、纠纷调处和司法监督;利用案例指引、巡回审判、入村走访传播培育法治意识;建立法庭与党委政府定期反馈沟通制度,及时反馈潜在社会风险、多发共性纠纷等。

记者:基层法庭普遍面临“案多人少”的突出矛盾。在做好审判本职工作的同时,还要保障上述机制的落实,长兴法院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?

沈佩明:一方面,我们向内部挖潜要质效;另一方面,我们向外部借力要支撑。

在内部,我们大力推进繁简分流,让简单案件跑出“加速度”、复杂案件能够“精细办”;

不断加强在硬件设施、人员待遇、职级晋升、安全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,打造“下基层”的“动力泵”和“风向标”;配齐配强骨干力量,选拔熟悉基层、善做群众工作的法官驻点一线,完善老中青梯队培养模式,打造一支“懂法律、通民情、会调解”的基层司法队伍。

在外部,我们立足地域文脉积淀,深入发现、凝练、利用特色文化内涵,推动“一庭一特色”差异化发展;联合镇委、村委开展共建活动,打造“法治示范村”“无讼村”,实现共赢;充分发挥数字化改革的乘数效应,依托全国法院“一张网”建设,用好“解纷码”“执行综合治理在线”等,形成分层过滤、逐级化解、跟踪回访的治理链条。

通过这些内外结合的举措,我们实现审判质效和基层治理能力的双提升。



从审判席到成长路： 少年审判，不止于判



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况荔锋

夫妻离婚,谁都不要孩子。判给爸爸,孩子每天遭受冷暴力;判给妈妈,日常照料又有现实困难。到底怎么做,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安排?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“温暖工作室”内,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沙鏊摊开本子,在纸上划下一条分界线,逐项列举着两项选择的利弊。沙鏊对面,坐着刚从刑庭退下来的老法官温奕弋。两人为了5岁苗苗(化名)的去向,斟酌了一个下午。

这样的“联合会诊”,沙鏊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有时是与刑庭法官,有时是与执行干警。“未成年人案件,每个抉择都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,必须慎之又慎。”沙鏊说。2021年,南浔法院将未审庭、刑庭、行政庭、执行局中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党员骨干整合到一起,成立了“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党支部”(以下简称“未审党支部”)。大家虽然分属不同业务条线,干的却是同一件事:把案里案外的孩子,护得更周全些。

单位等多项国家级荣誉,日前又获评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。

赓续23年“薪火”

“我们党支部虽然年轻,但‘法官妈妈’这个党建品牌,已经积淀23年。”沙鏊介绍说。在南浔区未成年人道德法治体验馆三楼,有一间专门的展厅,记录着南浔法院建院以来,三代“法官妈妈”深耕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足迹。

2003年法院建院之初,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,全部交由刑事审判庭组成涉未成年人合议庭专门审理。彼时,之前当过中学教师的女法官贾建平主动请缨。她在审理案件时推行缓刑考察回访、法官导师等制度,在庭外用更多时间与未成年犯建立联系,以母亲般永不言弃的信念,感化了一个又一个徘徊在深渊边缘的少年。“法官妈妈”由此得名。



(下转2版)

鱼山岛上， 三万人的“大管家”



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张志龙

在鱼山岛,没有一个户籍居民,却有近三万个“家人”。

这里是舟山绿色石化基地,世界级产业平台。370余家建设企业、近3万名外来务工人员,每天超5000人次、6000车次进出。没有传统村社,没有成熟网格——管理这样一座超级园区,国内外都找不到现成经验。

一座集装箱式派出所,驻扎在鱼山岛东北角。这就是岱山县公安局鱼山派出所。“我们不是管户籍的,是服务‘家人’的。”鱼山派出所党支部书记、所长赖侣丞说。在这片24小时机器轰鸣的土地上,他们摸索出了“党建红引领、连队化管人、融警务理事、智慧化护岛”的路子。最近,该党支部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。

“跟我上”

鱼山岛的警务,没有上班下班之分。

300余家建设单位同时在岛上施工,近3万工人同吃同住,矛盾随时可能发生。鱼山派出所党支部定下一条规矩:遇到重大警情、疑难纠纷,班子成员必须第一个到现场。

“喊破嗓子,不如做出样子。”赖侣丞讲起一起劳资纠纷。那天晚上,数十名工人聚集在项目部大门口,情绪激动。班子成员全员到场,和工人们一起席地而坐,一笔一笔核对工资明细,从深夜谈到天亮。天亮了,工资对上了,工人们也散了。像这样下沉一线、连夜值守的夜晚,对鱼山派出所的党员来说,不算特别。

针对民辅警长期驻岛、与家人分隔的实际,鱼山派出所党支部有一套“三个问一问”暖心工作法:夜巡归队必过问,思想波动必谈心,身心状态失衡必疏导。“我们服务着三万个‘家人’,首先要把自己的弟兄照顾好。”赖侣丞说。

靠前一步、带头冲锋,“跟我上”成了鱼山派出所党员民辅警的“肌肉记忆”。建所以来,民辅警重大违纪违法“零发生”。

(下转2版)